中國文學史選例

胡適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一七七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胡適著

中國文學史選例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寓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卽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册者加贈一單册，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册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册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夜在宋以忠夫人應誼女士處，得見此册，我请他送给了我。

胡適

（紐約市）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文學史選例卷一目錄

中國文學史選例

胡適

卷一

一 卜辭

(1)己卯卜，貞王賓祖己翌日，亡尤。

(2)王子卜，貞王田雝，往來無災。

(3)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註)右諸例採自卜辭通纂。

(4)庚申卜，㱿貞：王勿正𢀛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二十二葉二片)

(5)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在六月甲午，彡羌甲，隹王三祀。(殷虛書契續編卷一第二十三葉五片)

(6)癸巳卜，㱿貞：旬亡𡆥？王固曰：『㞢(有)希，其㞢來𡆨(艱)。』三(迄)至五日丁酉，允㞢來𡆨，自西。沚𢦔告曰：『土方正我東啚𢦏(災)二邑；𢀛方亦㐅我西啚田。』(殷虛書契菁華第二葉)

二　周易卦爻辭

(7)乾　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8)謙，亨，君子有終。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三 史文（春秋經文）

(9)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四 金文

(10)效父彝

休王錫效父貝三，用作厥寶尊彝。

(11)旅鼎

惟王大保來伐反夷年，在十又二月庚申，公在盩師，亞錫旅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

(12)史免簠

史免作旅匡，從王征行，用盛稻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13)叔家父簠

叔家父作仲姬匡，用盛稻粱，用速先嗣諸兄，用蘄眉考無疆。哲德不亡，子孫之光！

(14)孟姜匜

以叔作朕子孟姜盥匜：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沱沱熙熙，男女無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15)虢季子白盤

惟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盤：不顯子白，庸武于戎工，經纏四方，薄伐玁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獻馘于王。王孔嘉子白義，王格周廟，宣榭爰鄉。王曰，伯父，孔顯有光。王錫乘馬，是用左王。錫用弓，彤矢其央。錫用戉，用政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

五　周誥

(16)多士　（節鈔首節及最後一段）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曰：告爾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六　周頌

(17)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

篤之！

(18)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19)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七　周民族史詩

(20)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

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八　民歌（上）（國風）

（21）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22)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夷。

(23)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24)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25）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26）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27）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28)葛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29)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30)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31)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32)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33)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34)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35）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36）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37）綢繆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38)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39)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40)衡門

衡門之下，有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41)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42)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43)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44)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九　民歌（下）（小雅）

（45）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46)杕杜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47)黃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48)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49)無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50)苕之華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51)何草不黃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十　諷諭詩

（52）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53）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54）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淸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55)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56)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

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57)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

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58)烝民　（吉甫作，前人說爲尹吉甫）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淸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此詩是頌贊的詩，但詩中富有哲學意味，最可以表現古人說理的能力。此詩的一，二，四，五，六章後世引用最多，影響也最大。小雅六月詩中有「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來歸自鎬，飲御諸友」的話。吉甫似是八世紀的一位文武全才的大臣。舊說他做的詩有崧高　江漢，韓奕，及此詩。此詩與崧高之末皆明說「吉甫作誦」，當無可疑。

十一　春秋時代的誓命

(59)甯俞：與衛人盟于宛濮（僖廿八，前六三二）

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60)士燮：與楚盟于宋西門外（成十二，前五七九）

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61)士匄：同盟于亳載書（襄十一，前五六二）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62)戲之盟的兩篇載書：（襄九，前五六四）

（甲）晉士弱的載書：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乙）鄭公子騑的載書：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63）蒯聵：戰禱（哀二，前四九三）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十二　春秋時代的書辭

（64）鄭公子歸生：與趙盾書（文十七，前六一〇）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

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65)鄭公孫僑：復叔向書（昭六，前五三六）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66)周景王：為閻田事辭于晉（昭九，前五三三）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67)王子朝：在楚告諸侯書（昭廿六，前五一六）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

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十三 古書逸文

古書散亡，就使近人有『孔子以前無私人著書』之論。今從左傳論語等書鈔出一些古書佚文，使人知春秋時代的人所見的古書體裁大概是個什麼樣子。

(68)「前志」

(一)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左傳文六年，晉臾駢引)

(二)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左傳成十五年，曹公子臧引)

(69)「志」

(一)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傳襄廿五年，引孔子語中引)

(二)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國語，晉語九引)

(70)「周志」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左傳文二年，晉狼瞫引。汲冢周書第三十七有「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

(71)「軍志」

(一)允當則歸。

(二)知難而退。

(三)有德不可敵。(以上三句，左傳僖廿八年，楚子令子玉退兵時引。又左傳宣十二年，晉士會說：「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似也是引軍志之文。)

(四)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宣十二年，楚孫叔敖引)

(72)「史佚之志」

(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四年，季文子引「史佚之志有之」。)

(二)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左傳僖十五年，秦子桑引「史佚有言曰」。)

(三)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左傳文十五年，魯惠伯引「史佚有言曰」。舊句讀與我不同。)

(四)因重而撫之。(左傳襄十四年，晉中行偃引「史佚有言曰」。)

（五）勤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國語，周語下，晉叔向引）

史佚，據舊說，是周初的太史，也稱尹佚，又稱尹逸。大概「史佚之志」是古代一部很通行的書；但不一定是周初的史佚做的。注意以上各書的格言諺語式的體裁。這是很便于記誦的。

（73）周任

（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十六，孔子引「周任有言曰。」）

（二）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左傳隱六年，「君子」引）（信同伸）

周任，不知何時人。似當時有「周任之志」一類的書。

十四　老子（參用王弼注本及河上公注本）

（74）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

(75)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第十一章）

(76)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第三十七章）

(77)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敎，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

(78)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無爲而成。（第四十七章）

(79)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六十六章）

(80)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第六十七章）

(81)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第七十四章）

(82)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第七十八章）

(83)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第八十章）

十五　論語

(84)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

(85)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86)子曰：我（當作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當作吾）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當作吾）未之見也。

(87)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88)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89)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註）注意「之」與「焉」的用法。

(90)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當作我）以也。居則曰『不吾（當作我）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歟？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

大？」

十六 檀弓

(91)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92)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汝〕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93)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94)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喪是失位，如今言失業）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

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95)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96)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十七　國語

(97)晉文公出亡（晉語四）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歿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會其季年

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

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卽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

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衞。

衞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衞，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

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衞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衞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僖負羈饋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以國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祚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

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之，鄭又甚焉。效鄭，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

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懽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導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

納幣，且逆之。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宴，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十八　左傳（「左氏春秋」？）

(98)晉文公出亡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僖公廿三年）

(99)殽之役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

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衞。」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100）楚共王遺命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敎訓，而應受

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襄公十三年）

（101）臧孫紇出奔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公鉏〕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者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氏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即闢，即是開壙；藉除是借人除葬道。）。臧孫使　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大龜）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

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爲」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襄公廿三年）

(102)向戌弭兵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

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凡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

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襄公廿七年）

（103）魯昭公去國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

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

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八，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

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僚柤〕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

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

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也。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公廿五年）

（104）冉有敗齊師

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

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哀公十一

年）

附錄　檀弓一節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十九　墨子

（105）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

，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106)小取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

也者，曰，「予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他者同也」，吾豈謂「他者異也」。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止。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徧）觀也。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不是而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他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

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此段有脫衍，不容易校正了）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他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不〕是而然者也。

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二

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參看胡適文存卷二『墨子小取篇新詁』。

二十　孟子

(107)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108)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109)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110)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

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111）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

以已乎？此之爲失其本心！」

(112)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二十一　莊子內篇

(113)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114）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刀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二十二　楚辭

（115）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116)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所。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117)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

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118)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抱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119)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

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淸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淸：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120）漁父

屈原旣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淸；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二十三　荀子

（121）性惡篇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

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

（122）天論篇（一）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

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123）天論篇（二）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124）賦篇之一——箴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二十四　韓非

(125)五蠹篇之一段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

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126）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

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利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

膻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二十五　呂氏春秋

（127）貴生

（第七十九頁末行「利於生者則弗爲」句。「萬里案：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引陳昌齊說云：『弗字衍。』」）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

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者，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128)察今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

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之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

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

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

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以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以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荊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中國文學史選例跋

約在去年八月間的一個下午，我到適之先生那裡請益，他拿了這本書給我看。封面上有他題的兩行字：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夜，在宋以忠夫人應誼女士處，得見此册，我請他送給了我。

胡適　紐約市

適之先生笑着說：『這是當年我在北大教文學史時所印的補充講義，我自己也沒有了；所以向應女士要回來這一本。在臺灣，它恐怕是孤本了。』當時，我就借回去，細讀了一遍，然後還給適之先生。

這本書簡單扼要，把先秦各種文體的例子，蒐羅無遺。對於初習文學史的學生來說：固然是一本非常適當的參考書；對於教文學史的教師來說，有此一書，也可以省下他們的許多精力和時間。

有一天，我和臺靜農先生談起了這本書。靜農先生近年來正在臺灣大學教授文學史，他聽說之後，覺得很有重印以供各大專學校中文系師生參考的必要，囑我轉請適之先生允許壐印；幸承同意。適之先生命我再仔細校對一遍，並教我把卜辭部分換幾個字數較多的例子。我都遵命做了。

我們原打算請適之先生作篇序文或跋語，然後付印。但因他在養病的期間，不便於打擾他；希望等到他的健康恢復之後，再請他命筆。那料到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下午，他竟在中央研究院歡迎院士的酒會上，突然與世長辭了。

本年十一月六日，胡故院長遺著整理委員會的編輯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當決定依照適之

先生的遺志，把這本書先交書店重印。在起初，我們本擬交開明書店出版；現在遵照胡夫人的意思，交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原印本上面，有適之先生親筆加的註語，共計六處。此次重印，已全部補入。另外，原印本的誤字，我能够校出來的，約近二十處，現在也都改正了。至於適之先生命我掉換的卜辭部分，是把原印本第3、4、5三條省去，把原第6條改為第3條，而另加第4、5、6三條。還有原印本金文部分第12條的叔夜鼎，它的銘文裡有「饘」「羹」兩個字；由於諸家解說這兩個字，還沒有一致的意見，因而改換了史免簠。關於這些改變的意見，去年我曾向適之先生陳述過。只有呂氏春秋部分（第127條）的「貴生」節裡，在「利於生者則弗為」句下，我僭加了這樣的一個附註：

萬里案：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引陳昌齊說云：「弗字衍。」

不知道這個附註，能不能符合適之先生的意思。可悲的是他離開了人間已經八個多月，我們已無法再向他請教。想到這裡，我那不輕易流下的眼淚，又禁不住奪眶而出了。

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晚學屈萬里謹識

跋

適之先生的中國文學史選例，可以說是先生的碎金。但這和先生的詞選一樣，因爲出自先生的手，所以卽使只是一個選本，亦可以使人知道一個大家對於文章體製發達的看法。

這部小書現在有了屈翼鵬先生的校訂本，對於學子更爲方便。這書當時係由北大講義課排印出來爲聽講學生上課用的，所以卽北大圖書館亦不會存有本子。從適之先生把這本書給應誼女士時到現在，已有三十年了。三十年來的中國史和世界史，可以使我們想到當年聽先生文學史的學生，現在恐怕亦不會存有這本書的了。應誼女士那時係北大的英文教師；她在兵慌馬亂中離開北平時竟沒有忘記帶這本書出來，供無數愛好適之先生這本書的人受了她無意中的恩惠：這個書林佳話，似是值得一記的。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七日毛子水謹跋。



中國文學史選例

著者　胡　適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臺一版

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內政部
登記證 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定　價　新台幣捌元整